

京观/vengeance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880565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8805651>.

Rating:	Explicit
Archive Warning:	Major Character Death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殷寿/殷郊
Character:	殷寿 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Father/Son Incest , 父子乱伦 , Corpse Desecration , 丧尸 , Canon Compliant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05 Words: 5,178 Chapters: 2/2

京观/vengeance

by [TannhauserBreeze](#)

Summary

他弓起的脊梁和護食的野獸並無區別，殷郊不管不顧地扯下腰間系帶，玉石與劍鞘落在地上劈啪作響，他吻上父親的唇，用力抱緊了他。

「從前，我是你一個人的兒子，而你是所有質子的父親。現在，你只是我一個人的父親了。」

(正文是简体。)

Notes

if线，杨戬来早五分钟救下殷郊，姬发斩杀殷寿，殷郊继承王位。

因为没有什么文化，所以有很多地方的词句或者设定都是不对的 对不起，请大家不要介意。

看完电影星夜乱写，大概在热圈嗑冷门是我的命运。

有提及殷寿/苏妲己。

简体版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两个侍女轻车熟路地点上寝殿内的蜡烛，高处的空气都透着冷，更不要提殿内躺着的尸体正往外渗出的阵阵寒意。

夜风穿堂，侍女打了一个哆嗦，手中的蜡烛滚落在地，她连忙快步走过去拾起，幽幽烛火照亮了床榻上男人的面孔——是先王。

她吓得跌坐在地。

“你不要命了？”另外一人迅速将她拉到屏风外，低声训斥了几句。

“无妨。”殷郊大步踏入殿内，两个侍女快速跪倒在地。她怕死，脑袋狠狠垂着，因此只能看见殷郊被烛火拖长的影子，孤独且单薄；她见过先王的，远比他的儿子高大挺拔。

王上的声音充满疲惫：“都出去吧。”

“父亲。”他缓步走向床榻，殷寿的尸身只被他罩了一层薄薄的里衣，心口的刀痕就这么暴露在外，连日的正午热气让伤口隐隐有了腐坏之势，溃烂的白肉蒙在表面，像地府的入口。

烛火照不到的地方，殷郊跪在床侧，轻轻抚上父亲的眉。

至死他都不曾舒展开眉心，殷郊的手指用力压了压，青色皮肉泛着灰，死气沉沉，一条皱纹都未少。

即便如此，在流水夜色的阴霾下，他的父亲无端少了两分杀气，碳墨描绘般的根根胡须威严庄重，叫他想起殷寿生前的神采。

他褪下自己的外衣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那日在大殿之上…父亲是否是因为我，才饶恕了姬发？”

他能感受到那日王上不怒自威的目光一寸寸扫过他的脊背、他的胸腹、他因风吹日晒而黝黑的肌肤，视线阴毒，带着强烈的独占欲舔遍他的全身，让他不由自主在薄汗下寒栗。但殷郊清楚他想要，他想要父亲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他，撕开他的肌肉，连血液都被吞噬干净。

“父亲，你想要我。”殷郊跨坐于父亲的身上，嘴唇贴上殷寿的眼，“我是你的儿子，我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的，哪怕是命我都不会犹豫。”

大概比起父亲，他还是太像母亲了一点。

“父亲，你为什么不说呢？我会给你的。”

他弓起的脊梁和护食的野兽并无区别，殷郊不管不顾地扯下腰间系带，玉石与剑鞘落在地上劈啪作响，他吻上父亲的唇，用力抱紧了他。

“从前，我是你一个人的儿子，而你是所有质子的父亲。现在，你只是我一个人的父亲了。”

莫名地，殷郊此刻想到了冀州城下自戕的苏全孝。多可笑，作为殷寿唯一的儿子，他曾经

也以为他和苏全孝是不一样的；利刃与死亡的寒气似乎还凝结在颈上，数日过去，失望一直未曾离开过他心底。

“我把崇应彪赶回了崇城，他的兄弟自会找他算帐。”他解下发冠，如瀑墨发就成了殷郊的爪牙，替他盖好了殷寿裸露在外的皮肤，“我让姜文焕回了东鲁，好好去做他的东伯侯。”

虽受了他奇珍美玉的赏赐，姜文焕还是闷闷不乐。他受封谢恩，殷郊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，昔日好友克制疏离，他们两个人只留下冷漠的君臣之礼。

殷郊终于脱完了。阴茎胀痛发硬，他却不管不顾地伏下去舔他父亲的性器，试图渡给他活人的气息。死人的腥臭味钻入他的鼻腔。

这并不能影响殷郊的兴致。申公豹临死前已经说过，只要将狐妖的皮裹在殷寿的心外，埋在摘星楼东南角的水源附近，再用狐妖与灵鹿的骨头摆成还魂阵型封入墙内，就可以保证殷寿肉身不腐。

“哈哈，父亲，他做完这些还妄想活命。”

他想像着、回忆着，那一个夜晚，他趴在屏风后看，苏妲己的身体柔弱无骨，声音婉转动人，千娇百媚地勾引他的父亲行云雨之事。她是怎么做的？

男人的性器依旧垂着，殷郊支起身，扶着阴茎一寸寸吞进体内。他的父亲连性器都异于常人，殷郊吃得格外费劲；血汇在腿间，便利了交合的过程，殷郊挺起扁平的胸脯，拉着父亲的手摸上去，冷得他心下一跳，求欢的动作逐渐加速，“他说他能让你活，只要再给他十日，他定能想办法让父亲活过来。”

鲜活肉身捂不暖灰败的肢体，一如他这些年对父亲无力的讨好。

殷郊说完，定定地看了殷寿的脸一阵，仰头大笑：“我怎么会想让你活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，他太无知了，装神弄鬼的妖孽，我马上斩了他。我用的是你的佩剑，杀人就是快。申公豹不甘心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你死了好，你合该死，你草菅人命、暴虐无道，殷寿，我咒你万世不得超生。”

冰凉的手掌上移，他捧着父亲的手捏上自己的脖颈，眼泪和血水点点滴滴落在尸体上：“或许您当初就不该生下我…”

过量的期待早已把殷郊淹没，这只无形的吃人恶兽由他父亲的意志幻化而成，誓要将殷郊困在腹中一世。

他想留下姬发，但他最终也走了。

姬发如夜如星般的眼睛盯着他，缓缓跪下行了一个礼：“大王之命，姬发不敢不从。只是我的手上沾了两位殷商王室的血，实是罪臣，大王要对我委以重任，臣子们不会答应。大王能留我一命，姬发已经感恩至极。”

他重重磕了一个响头。末了，又添上一句：“父亲年事已高，还望大王恩准，遣我与父亲返还西岐。”

他骑着雪龙驹，与西伯侯并驾，变为殷郊回忆中的两个白点。城楼很高，朝歌满城的血腥气都直往他身上扑，熏得殷郊涕泗横流。他站在城楼上一直望到赏赐车队的尾巴都消失不见，才失魂落魄地回到摘星楼。

“太重了，父亲，”他擦去自己的眼泪，“太重了…”天下共主的头衔狠狠压在他的头上，天子的朝服冠冕成为尊贵的桎梏，黄金甲冑困住他，让殷郊几乎喘不过气。

没有人了，偌大的朝歌，一日之内只剩下他了。他和这具尸体。

“从前作为您的儿子，我只是大王不起眼的王孙，没有人告诉过我继承王位有这么辛苦。我做不好…父亲，我需要您来教我…”

泼天的恨意不知道向谁发泄，他掐住自己的咽喉，恨自己没有早日看穿殷寿伪善的面容。他多年来对父亲的敬仰尽数汇聚成刺向自己的利刃，殷郊大口喘息，胸腹却好像被捅了个对穿，嘶嘶往外泄气。

“做帝王不一样，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”

死人的物什压过肠道内壁，他的儿子没有经历过情事，只会单纯地模仿苏妲己的举动——一时间年轻的帝王被自己打乱了阵脚，欲望侵占他的大脑，死亡引领他圈上自己的阴茎，握剑的手来回摩擦了几次，逼出了他今夜的高潮。

“封神榜是我的了…真可笑，姜子牙无论如何都不肯将它献给你，却对我俯首称臣，送上了封神榜。”汗水粘了殷郊的两缕发丝在脸上，他焦躁不安地贴上父亲，靠在刺骨寒气的尸体上好一会，他才缓了过来，爬上去又和他的父亲讨了一个吻。

“你相信世上有鬼吗？”

手指滑过殷寿的下颚，停在了心口的伤痕处：殷郊亲手用鬼侯剑剜出了父亲的心脏，他和申公豹用了许多办法，这道伤疤就是不肯愈合。是他留给他父亲的，或许都已经深深印在了他的魂魄之上，怪异的想法让殷郊兴奋，他的阴茎又硬了起来。

“我希望世上有，那你就能好好看看自己是如何被我折磨的。”手指插进伤口，搅动腐肉与血块，他伸入两根手指，挤出黄色脓液与血的混合物，一边毫无章法地摆动自己的腰；殷寿的胸腔里面空无一物，他摸到支撑的骨架，悻悻收手了。

如果他现在复活，殷寿会怎么做？他会杀了他、质问他，还是操他？殷郊收紧腰身，想像着父亲的手正圈在那，报复性的快感慢慢涌现出来，就好像炭火上滴油的烤肉般滋滋作响，他无端觉得痛快极了。

风把遮住月亮的云吹开了，发泄过后，他挑开自己的长发，蜷成婴孩状缩进父亲怀里，在冷冰冰的尸体上睡着，宛若回到未出世时的安心。殷郊的心跳传递到死人皮下，让他日日紧绷的大脑逐渐放松下来。

半梦半醒间，殷寿的心脏似乎重新开始了跳动，他们的心跳沉稳有力，由于挨得太近，频率最终变为一致，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对独子难得展露的亲昵。睡梦中，一句低声呢喃消失在摘星楼猎猎冷风中：

“父亲…”

梦里的他在殷寿面前恭恭敬敬地跪下，脑袋结结实实砸在地面，用最谦卑的语气说，祝父亲福寿双全、龟鹤遐龄。

死人是不会回话的。

——END——

第二章是繁体版，内容与本章一致。

本章是繁體，內容和前一章一致。

兩個侍女輕車熟路地點上寢殿內的蠟燭，高處的空氣都透著冷，更不要提殿內躺著的屍體正往外滲出的陣陣寒意。

夜風穿堂，侍女打了一個哆嗦，手中的蠟燭滾落在地，她連忙快步走過去拾起，幽幽燭火照亮了床榻上男人的面孔——是先王。

她嚇得跌坐在地。

「你不要命了？」另外一人迅速將她拉到屏風外，低聲訓斥了幾句。

「無妨。」殷郊大步踏入殿內，兩個侍女快速跪倒在地。她怕死，腦袋狠狠垂著，因此只能看見殷郊被燭火拖長的影子，孤獨且單薄；她見過先王的，遠比他的兒子高大挺拔。

王上的聲音充滿疲憊：「都出去吧。」

「父親。」他緩步走向床榻，殷壽的屍身只被他罩了一層薄薄的里衣，心口的刀痕就這麼暴露在外，連日的正午熱氣讓傷口隱隱有了腐壞之勢，潰爛的白肉蒙在表面，像地府的入口。

燭火照不到的地方，殷郊跪在床側，輕輕撫上父親的眉。

至死他都不曾舒展開眉心，殷郊的手指用力壓了壓，青色皮肉泛著灰，死氣沈沈，一條皺紋都未少。

即便如此，在流水夜色的陰霾下，他的父親無端少了兩分殺氣，碳墨描繪般的根根鬚鬚威嚴莊重，叫他想起殷壽生前的神采。

他褪下自己的外衣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那日在大殿之上…父親是否是因為我，才饒恕了姬發？」

他能感受到那日王上不怒自威的目光一寸寸掃過他的脊背、他的胸腹、他因風吹日曬而黝黑的肌膚，視線陰毒，帶著強烈的獨佔欲舔遍他的全身，讓他不由自主在薄汗下寒栗。但殷郊清楚他想要，他想要父親的目光一直注視著他，撕開他的肌肉，連血液都被吞噬乾淨。

「父親，你想要我。」殷郊跨坐於父親的身上，嘴唇貼上殷壽的眼，「我是你的兒子，我是你唯一的兒子，你想要什麼我都會給你的，哪怕是我的命我都不會猶豫。」

大概比起父親，他還是太像母親了一點。

「父親，你為什麼不說呢？我會給你的。」

他弓起的脊梁和護食的野獸並無區別，殷郊不管不顧地扯下腰間系帶，玉石與劍鞘落在地上劈啪作響，他吻上父親的唇，用力抱緊了他。

「從前，我是你一個人的兒子，而你是所有質子的父親。現在，你只是我一個人的父親了。」

莫名地，殷郊此刻想到了冀州城下自戕的蘇全孝。多可笑，作為殷壽唯一的兒子，他曾經也以為他和蘇全孝是不一樣的；利刃與死亡的寒氣似乎還凝結在頸上，數日過去，失望一直未曾離開過他心底。

「我把崇應彪趕回了崇城，他的兄弟自會找他算帳。」他解下發冠，如瀑墨發就成了殷郊的爪牙，替他蓋好了殷壽裸露在外的皮膚，「我讓姜文煥回了東魯，好好去做他的東伯侯。」

雖受了他奇珍美玉的賞賜，姜文煥還是悶悶不樂。他受封謝恩，殷郊一時也不知該說什麼，昔日好友克制疏離，他們兩個人只留下冷漠的君臣之禮。

殷郊終於脫完了。陰莖脹痛發硬，他卻不管不顧地伏下去舔他父親的性器，試圖渡給他活人的氣息。死人的腥臭味鑽入他的鼻腔。

這並不能影響殷郊的興致。申公豹臨死前已經說過，只要將狐妖的皮裹在殷壽的心外，埋在摘星樓東南角的水源附近，再用狐妖與靈鹿的骨頭擺成還魂陣型封入牆內，就可以保證殷壽肉身不腐。

「哈哈，父親，他做完這些還妄想活命。」

他想像著、回憶著，那一個夜晚，他趴在屏風後看，蘇妲己的身體柔弱無骨，聲音婉轉動人，千嬌百媚地勾引他的父親行雲雨之事。她是怎麼做的？

男人的性器依舊垂著，殷郊支起身，扶著陰莖一寸寸吞進體內。他的父親連性器都異於常人，殷郊吃得格外費勁；血匯在腿間，便利了交合的過程，殷郊挺起扁平的胸脯，拉著父親的手摸上去，冷得他心下一跳，求歡的動作逐漸加速，「他說他能讓你活，只要再給他十日，他定能想辦法讓父親活過來。」

鮮活肉身捂不暖灰敗的肢體，一如他這些年對父親無力的討好。

殷郊說完，定定地看了殷壽的臉一陣，仰頭大笑：「我怎麼會想讓你活呢？哈哈哈哈哈，他太無知了，裝神弄鬼的妖孽，我馬上斬了他。我用的是你的佩劍，殺人就是快。申公豹不甘心，但又有什麼辦法呢？你死了好，你合該死，你草菅人命、暴虐無道，殷壽，我咒你萬世不得超生。」

冰涼的手掌上移，他捧著父親的手捏上自己的脖頸，眼淚和血水點點滴滴落在屍體上：「或許您當初就不該生下我…」

過量的期待早已把殷郊淹沒，這只無形的吃人惡獸由他父親的意志幻化而成，誓要將殷郊困在腹中一世。

他想留下姬發，但他最終也走了。

姬發如夜如星般的眼睛盯著他，緩緩跪下行了一個禮：「大王之命，姬發不敢不從。只是我的手上沾了兩位殷商王室的血，實是罪臣，大王要對我委以重任，臣子們不會答應。大王能留我一命，姬發已經感恩至極。」

他重重磕了一個響頭。末了，又添上一句：「父親年事已高，還望大王恩准，遣我與父親返還西岐。」

他騎著雪龍駒，與西伯侯並駕，變為殷郊回憶中的兩個白點。城樓很高，朝歌滿城的血腥氣都直往他身上撲，熏得殷郊涕泗橫流。他站在城樓上一直望到賞賜車隊的尾巴都消失不

見，才失魂落魄地回到摘星樓。

「太重了，父親，」他擦去自己的眼淚，「太重了…」天下共主的頭銜狠狠壓在他的頭上，天子的朝服冠冕成為尊貴的桎梏，黃金甲冑困住他，讓殷郊幾乎喘不過氣。

沒有人了，偌大的朝歌，一日之內只剩下他了。他和這具屍體。

「從前作為您的兒子，我只是大王不起眼的王孫，沒有人告訴過我繼承王位有這麼辛苦。我做不好…父親，我需要您來教我…」

潑天的恨意不知道向誰發洩，他掐住自己的咽喉，恨自己沒有早日看穿殷壽偽善的面容。他多年來對父親的敬仰盡數匯聚成刺向自己的利刃，殷郊大口喘息，胸腹卻好像被捅了個對穿，嘶嘶往外洩氣。

「做帝王不一樣，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樣。」

死人的物什壓過腸道內壁，他的兒子沒有經歷過情事，只會單純地模仿蘇妲己的舉動——一時間年輕的帝王被自己打亂了陣腳，慾望侵佔他的大腦，死亡引領他圈上自己的陰莖，握劍的手來回摩擦了幾次，逼出了他今夜的高潮。

「封神榜是我的了…真可笑，姜子牙無論如何都不肯將它獻給你，卻對我俯首稱臣，送上了封神榜。」汗水粘了殷郊的兩縷發絲在臉上，他焦躁不安地貼上父親，靠在刺骨寒氣的屍體上好一會，他才緩了過來，爬上去又和他的父親討了一個吻。

「你相信世上有鬼嗎？」

手指滑過殷壽的下顎，停在了心口的傷痕處：殷郊親手用鬼侯劍刺出了父親的心臟，他和申公豹用了許多辦法，這道傷疤就是不肯愈合。是他留給他父親的，或許都已經深深印在了他的魂魄之上，怪異的想法讓殷郊興奮，他的陰莖又硬了起來。

「我希望世上有，那你就能好好看看自己是如何被我折辱的。」手指插進傷口，攪動腐肉與血塊，他伸入兩根手指，擠出黃色膿液與血的混合物，一邊毫無章法地擺動自己的腰；殷壽的胸腔裡面空無一物，他摸到支撐的骨架，悻悻收手了。

如果他現在復活，殷壽會怎麼做？他會殺了他、質問他，還是操他？殷郊收緊腰身，想像著父親的手正圈在那，報復性的快感慢慢湧現出來，就好像炭火上滴油的烤肉般滋滋作響，他無端覺得痛快極了。

風把遮住月亮的雲吹開了，發洩過後，他挑開自己的長髮，蜷成嬰孩狀縮進父親懷裡，在冷冰冰的屍體上睡著，宛若回到未出世時的安心。殷郊的心跳傳遞到死人皮下，讓他日日緊繃的大腦逐漸放鬆下來。

半夢半醒間，殷壽的心臟似乎重新開始了跳動，他們的心跳沈穩有力，由於挨得太近，頻率最終變為一致，就像一個嚴厲的父親對獨子難得展露的親暱。睡夢中，一句低聲呢喃消失在摘星樓獵獵冷風中：

「父親…」

夢里的他在殷壽面前恭恭敬敬地跪下，腦袋結結實實砸在地面，用最謙卑的語氣說，祝父親福壽雙全、龜鶴遐齡。

死人是不会回話的。

—END—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